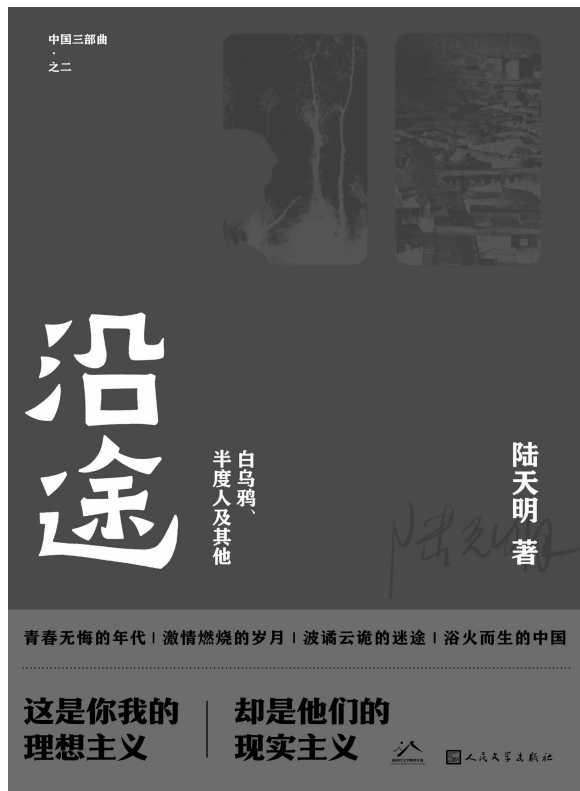


从这片光亮中走出一个人影

说君子(95)



《沿途》

陆天明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23年6月

这是你我的理想主义 却是他们的现实主义

四周一片漆黑。

停稳车，李爽按了两下喇叭。正前方的黑暗中即刻闪出一片光亮。就着这片亮，谢平和小满隐隐约约地看出这片林地竟然还是个坡地，好像是向着一条小河倾斜去的。小河旁由人工栽起的一排青杨树，瘦且高且整齐。谢平从细密的雨点声中分明还听到了河水的淙淙声和林下风穿掠时定会发出的那阵哗哗声。随即从这片亮中，走出一个人影。“人影”打着伞，热情。应该是李爽和少文的熟人。因为这“人影”不仅和这两位握了握手，还很“西方”地和他们俩分别拥抱了一下。

“想着你们也该到了。我这儿的确实有点远。辛苦各位。一路还顺吧？”“人影”开口。大概其三十出点头。应该是车上这三位男同胞的同龄人。也可能还小个一两岁、两三岁。但一脸自信老练和沉稳却不是车上那三位可比的。他身材中短，留着小平头。裹件很干净的军棉大衣。当然是旧的。大衣里穿一身蓝卡其中山装。没系领扣。因为敞着，所以还能让人看出贴身穿的一件很旧的淡黄色圆领老头衫，也就是后来被人称为“T恤”的那种玩意儿。走近了才看出此哥儿们有点瘦。脸型倒还方正。扁平。也许是灯光的缘故，也许是经常熬夜的缘故，脸色显得有点黄白。鬓角长长，连着修剪得不那么整齐的大胡子，加上嘴唇上那一抹很有特色的胡髭，让他像极了一条西北汉子——可惜个头矮了点。后来证明他不是“西北”的。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汉族“北京娃”。

“那，就是谢平夫妇了？这是你们的孩子？长得挺虎头虎脑的嘛。还没睡醒哦！”他上前来笑着先摸了一把小别根的大脑袋，然后才和谢平、小满握手。一口纯正爽脆的京腔，让人听着舒服，得劲儿。没有更多的寒暄。随即推开一扇高大结实对开式生铁铸花院门。门上的黑油漆在几经寒暑风霜后略显斑驳。门鼻子上则吊着一串铁链和一把硕大的铜锁。似乎表明近来越少有人在这儿驻扎。把这一行人领进院。例行性地带他们先把整个院子粗略参观了一遍。院内，几间青砖砌起的屋子围成个“凹”字。每间屋子窗框的材质都是当年少见、十年后才真正流行起来的那种高端铝合金。按说这么偏僻的地段，这么个大院，怎么都应该有一条或两条高大而训练有素的德国黑背狼狗看守。但没有。这也印证了谢平他们的猜测，这院子少说也得有一两年没人住过了。所有的房间里虽然家具齐全，但都空关着。无论如何都显得有一点异样。落寞。只是在坐北朝南的一间大屋子正墙上挂着一幅行草中堂，写的是北宋林仰的《刘阮祠》：“深树冥冥一径风，溪流应与十洲通。仙家日月无人识，只爱桃花二月红。”

向少文问“小平头”：“这幅字是您写的？”

“小平头”笑笑：“我哪有这把刷子。是我们的一个同志上外头求来的。我们当时还不是跟你们一样，该练字学琴的时候都去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为了嘛。落下的人生功课真不是一星半点儿！”然后他指着屋子里的摆设对谢平说道，“所有屋里所有的家伙什随便使。”在一个当书房使用的屋子里坐下后，他又这么交代谢平：“您两口还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自行决定在这儿的居住时间。只要在走以前替我把大铁门锁上就行了。电话、水电费都不用你们管……”

听说连水电费电话费都不用他付，谢平赶紧说道：“那怎么可以？”

“甭跟我见外。”“小平头”一边说一边做了个手势笑着打趣道，“再说您两口也不会在这儿住十年八年吧？”

“那倒是。”谢平忙应声。

“就是住十年八年也没什么嘛。反正空着也是空着嘛。”(当然，即便是“小平头”自己也绝对想不到十年八年后的北京房价会涨成什么样了！这个院子离市中心也就二十来公里吧，独门独户的这么几间房，又带这么个大院儿，此时一出手，怎么也得上千万元人民币了吧。)他呵呵一笑。笑得很从容、很大方。这种从陌生人脸上带着微笑自然流露出来的那种从容和大气，特别是一口一个“您”地称呼谢平，让谢平尤其受用。这些年谢平总是有一种感觉，自己不被人信任。这种明显有些偏颇的(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他自造的)自我感觉对他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压力，让他自觉不自觉地心理上把自己流放到社会边缘去了。用三十年后民间一个流行语说，就是把自己“社会性轮空”或叫作“社会性死亡”了。

“这些零七八碎的费用，我已经托给一个朋友，他会按时去缴付的。您就甭操心这个心了。好好照顾您生病的太太就是了。”“小平头”继续呈现他那种从容和慷慨大方。他提到小满时用“太太”这种称呼。这让谢平和小满倒有点突兀、陌生。多年来他们习惯了称对方为“爱人”。后来的那些中青年这样解释这种称呼的改换：“结成夫妻的不一定是自己所‘爱’的人。所爱的又不一定能结成夫妻。所以还是沿用民国时期的称呼，夫人或太太或先生或老公来得准确。”

谢平还想说些什么。向少文立即向谢平示意：这在他，只不过是小事一桩、小菜一碟，领情就是了。北京的某些朋友圈讲究的就是这种“义气”。再跟他客套、谦让，就没意思了。自外于人了。

谢平知趣。随即不作声了。

“有一点要跟你们说明的是，这院子一直没有接上煤气。也是当初扩建这院子时因工作需要，一帮兄弟着急忙慌地要入住，就凑合了。欠一点长远考虑。现在取暖做饭还得用煤。”

“用煤，好啊！没事，没事……”向少文忙应道。

“你们上海人……”

“上海也不是每家每户都用煤气的。绝大多数，可以说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上海老百姓，多少年多少代人一直还是在用煤球炉做饭烧水。最近听说市里已经在研究煤改气方案。但要等真正实行，普遍推开，恐怕还得等long long(英语，很长很长)的日子了。再说，我们在大西北农场里生活了十来年。除了没烧过牛粪，其他的那些，比如红柳、梭梭、玉米秆儿、苞谷芯子……啥没烧过？那会儿有煤烧，算是好的了！谢平在煤矿还干过几年。不光对挖煤，对怎么用煤都挺在行的。而且还是放羊的好把式。”李爽帮着解释、介绍。

“那就好。”“小平头”一边说一边回过头来打量了一下谢平。但他这个“打量”明显只是礼节性的，眼神中既没包含惊讶，也不显示感佩。显然，他早就知道眼前这个叫谢平的人曾经有过那么一段挖煤放羊的特殊经历。至于他是怎么知道的，那就是后话了。“院子里存下的那堆煤足够您一家使这一冬的了……”他继续这样向谢平交代。然后他又对向少文和李爽交代：“在我出差期间，谢平一家再发生什么生活难题，您二位就要多过问多担待。真要解决不了了，及时跟我通气。或者就近给这个同志打电话。”说着留下一个电话号码、一个人名。

“没问题。您就放宽心走吧。”向少文接话。

“您这是要……”谢平小心谨慎地问。

“出趟公差。”“小平头”笑笑。

“出国。”向少文补充。

“哦……”一直没插话的小满这时长长地

“哦”了一声。表示了惊诧。

内容简介

陆天明中国三部曲(《沿途》《幸存者》《省委书记》)之一。该小说承续《幸存者》的脉络，谢平、向少文、李爽在大西北的卡拉库里荒原经历了种种磨砺与伤痛，十几年的知青春岁月之后，返乡潮起，重归京沪，崭新的时代已然到来。然而，在新旧交替的漩涡中，反腐斗争、思想异化、阴谋罪孽逐渐浮出水面，这些小人物的命运如一片扁舟，裹挟其中，破浪而行。所幸，风云翻覆，面对重大变局，他们恰似时代的骄子，坚守信仰之光不灭；又似一块块拼图，际遇交错咬合，演绎出一首生生不息的人间史诗。



作者

陆天明

作家、编剧，祖籍江苏。生在昆明，长在上海，两次上山下乡。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建设兵团度过难忘的青春年华。后长期供职于中央电视台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主要作品有《泥日》《桑那高地的太阳》《苍天在上》《大雪无痕》《省委书记》《黑雀群》《木凸》《高纬度战栗》《命运》《幸存者》等长篇小说和多部有重大社会影响力的影视剧。

(二)通贯六艺为君子。作为君子之余事的“艺”当是君子所要必备的素养和所要进行的事业。艺，在儒家那里专指的是“礼乐射御书数”之“六艺”。朱熹说：“礼乐之文，射、御、书、数之法，谓之六艺”。六艺有较为复杂的分类，包括五礼、六乐、五射、五御、六书、九数。六艺是中国古代君子的六门必修课，故称为“君子六艺”。在六艺教育中，“礼乐书数”之教为文，“射御”之教为武，所以六艺教育是典型的文武兼备的教育。六艺是一种艺能、技能的训练：礼节、演礼的技能；乐德、乐语、乐舞的音乐舞蹈的技能；射箭的技能；驾驭马车战车的技能；书写、识字、作文的技能；计算、推演的技能。

在六艺中，“射御书数”侧重于形而下器物意义上的技法。被称为“白矢”“参连”“剡注”“襄戾”“井仪”的“五射”实际上都是对不同射箭方式的描述。被称为“鸣和鸾”“逐水曲”“过君表”“舞交衢”“逐禽左”的“五御”实际上都是对不同驾驭方式的描述。被称为“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的“六书”实际上都是对六种制造汉字方法或说对汉字的不同识字方法的描述。六书一词最早见于《周礼·地官》，但没有六书的具体名称，自然也没有对六书的解释了。西汉刘歆《七略》记载：“教之六书，谓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假借，造字之本也”。东汉许慎在其《说文解字》中指出：“周礼八岁入小学，保氏教国子先以六书。一曰指事，二曰象形，三曰形声，四曰会意，五曰转注，六曰假借”。九九乘法表的“九数”实际上都是对数学计算和阴阳风水等术数类活动的描述，包括丈量土地、财物算账、计算天体、推演历法等。

六艺中的“礼乐”除了具有器物意义上的技法以外，还包含着自身所具有的形而上道心意义上的文理。在用于祭祀的吉礼，用于丧葬的凶礼，用于田猎和军事的军礼，用于朝见和人际交往的宾礼，用于宴会和庆贺的嘉礼的“五礼”中，在“云门”“大咸”“大韶”“大夏”“大濩”“大武”的“六乐”中，其实蕴含着极其丰富的思想文化内涵和精神。我们常常用“礼仪”“礼乐”来形容和表述中华文化的内容及其特征，将中国称为“礼仪之邦”，将中华文明称为“礼乐文明”。由此也能证明“礼乐”二艺的重要性。

礼渗透在社会制度、接人待物的所有日常生活中，礼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是一种无处不在的制度、规矩、规范、准则等的存在。六艺中的礼并不仅是指礼仪、礼节这些外在的形式，更为内在和重要的是存在于这些外在形式中的情感、精神、道德和信仰。这是一种对人对事的恭敬和辞让之情。儒家认为，礼德是根源于人的这一生命情感。孟子认为对他人的恭敬和辞让乃是天生性的性德，礼这一美德恰是由此而萌芽和发端。“辞让之心，礼之端也”(《孟子·公孙丑上》)。“经礼三百，曲礼三千，一言以蔽之，曰：‘毋不敬’”(《邵雍《秋怀》)。也就是说，无论礼表现出多少外在的形式和样态，但是它所要反映和表现的一定是主体对所有需要礼仪、礼节和礼貌之对象的虔诚、恭敬、尊敬、真诚的情感。一句话，通过外在形式是要充分表达对对象的敬爱之情呢！“有礼者敬人”(《孟子·离娄下》)是对礼之精神的最经典的概括。

音乐具有审美、娱乐和教化功能。它在对美好心灵品质的培育与提升中都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音乐是人类表达快乐的一种形式。“夫乐者，乐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荀子·乐论》)，此之谓也；音乐具有培养人与人之间彼此尊敬亲和情感的作用。君臣的“和敬”，父子兄弟的“和亲”，长少的“和顺”皆由乐也。(《荀子·乐论》)

礼乐的教化功能主要体现在对人心灵深处的开发、启迪和激荡。君子所谓的人性就其本质和根源来说是真善美的。也就是说，君子所认为的人性是善的，是美的。人性本善是也。“礼”本身正是由人的这一善心善性生发出来的。“君子所谓性，仁义礼智根于心”(《孟子·尽心上》)，此之谓也。而“乐”乃是人性中的善性美性呈现出来，光明出来的“助推器”。“足以感动人之善心”(《荀子·乐论》)，此之谓也。音乐是实现使人弃恶从善，追求真善美，从而实现人类自身价值，调和人的性情，做到移风易俗，达到天下安宁，止于美善的重要途径和手段。“故乐行而志清，礼修而行成，耳目聪明，血气和平，移风易俗，天下皆宁，美善相乐”(《荀子·乐记》)，此之谓也。

由上可知，相对于“射御书数”来说，“礼乐”在六艺中具有“形而上”的属性，然而在其上还有更“形而上”的存在，那就是“道德仁”三者呢！如何处理这些关系遂成为君子的任务。



徐小跃(江苏省文史馆馆员，南京图书馆名誉馆长，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国学玄览堂(134)